

我与文学结缘,如果从13岁发表那篇小小小说开始,会很漫长而啰嗦,我就倒过来长话短说。

细细回忆,2019年10月23日,我为《人民文学》创刊七十周年,发表了《以文载道向学而生》的文章,用毛笔书写了四句贺词:

与国同寿七十年,无尽人生在纸间。  
淋漓笔墨多少事,美美与共永相连。

“文玲书院”建立后,有老领导刘枫同志题写的“盛世兴文”。“笔耕乐”开头,接着是好几个朋友共同书写了下面两句话:“与有肝胆人共事,从无字句处读书”。吉狄马加同志题了:“胸中涌动着时代风云,笔底沉留人间沧桑”。石碑后面四个大字:“梦笔生香”则是蒋子龙先生题写的,前后书写的著名作家还有王蒙、袁鹰、陈世旭、王巨才……已故的著名作家张贤亮等。

莫言为祝贺我创作五十周年题写的字幅很有特别的味道;他首先提到我的小说《青灯》;最后两句是:“回首望故里,楚门镶

玉环”。特别是这个“镶”字,用得妙了!只有莫言能写出来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德国有位老太太太夫人,她很有心地邀请了十来个著名作家到德国来参观游览。应邀的有:玛拉沁夫、从维熙、王安忆、张炜、张承志、莫言等。

在参观一个农庄时(这个农庄又大又安静又漂亮),莫言很感慨地对我说:以后我老了,如果能有这样一个农庄,我就心满意足了……所以说,我和莫言很早就有很深

的友谊,见面无话不谈;他也是从头到脚从过去到现在,说话的样子,方方面面,从没显示自己很

高贵;他多次说过:我是农村里的孩子,从小到今,我

很爱听故事、讲故事,说好故事。写好故事是他的本分。所以,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作家来说,就是要编好故事,讲好故事,写好朋友。

另一位好朋友,我要讲的是:王安忆。

我认识安忆之前,先是认识了她母亲茹志鹃。

1977年秋,我们在北京参加“全国短篇小说座谈会”上认识。这个会议,

为纪念新民晚报复刊四十周年,报社约我录制一篇谢晋导演写的短文《夜光杯抒怀》。这篇文章是谢晋为庆贺新民晚报复刊、副刊改名“夜光杯”而作,写于1982年元旦。

转眼四十年弹指一挥间,谢晋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。今天,当我捧读这篇文章时,随着那珠玉般的语言,我的思绪也飞向了盛产夜光杯的大西北。谢晋导演在文中说,“夜光杯”的名字让他浮想联翩,因为他曾经为拍摄《牧马人》到甘肃去看外景,在酒泉购得名闻世界的一对夜光杯。他写道:“购杯后夜抵旅次,与编剧李准同志斟酒杯中,促膝交觥,畅谈平生。从甘肃名酒‘陇南春’谈到‘欲饮琵琶马上催’诗句中的马。又从河西走廊山丹马场广阔的草原,想起‘天苍苍,野茫茫’这首古老的《敕勒歌》。于是决定将它贯串在影片《牧马人》中……”

谢晋因对夜光杯的联想,道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电影创作经历,也让我们看到当年

是以《人民文学》名义召开的,参加的有四五十人之多。会后留下了一张合影照。从中国作协来说,这是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,他们的音容笑貌,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第一排中间的,就是茅盾、贺敬之、刘白羽、李季、张光年、沙汀、周立波、王朝闻等中国作协的元老,都是我景仰膜拜的老前辈。会议结束后,茅公就以《我是一个老兵》为题,写了对中国文学的期盼和希望。主持这次会议的,就是当时的《人民文学》主编张光年(光未然)先生。我第一次走进《人民

的艺术家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外景地,如何触发灵感,在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到了贯穿影片的灵感。谢晋是越人,他的作品有江南秀色的细腻精致,但他为人豪气冲天,酒量惊人,他拍的电影大气磅礴,苍苍莽莽,他写的文章意

## 《夜光杯抒怀》的抒怀

奚美娟

象密集,天马行空……那一切真是来自于他走南闯北,吸取了天地之精华,河漠之浩瀚,才熔铸成这样丰富厚重的人性力量。真是巧了。就在前几天,我也刚刚参加了张挺导演的电视剧《天下长河》的拍摄,我扮演康熙的祖母孝庄太后。剧作表现的是大清开国之初,康熙南平三藩北治黄河,终于为大帝帝国奠定盛世的基础。治黄要治源,我从镜头里看到编创人员在航拍黄河之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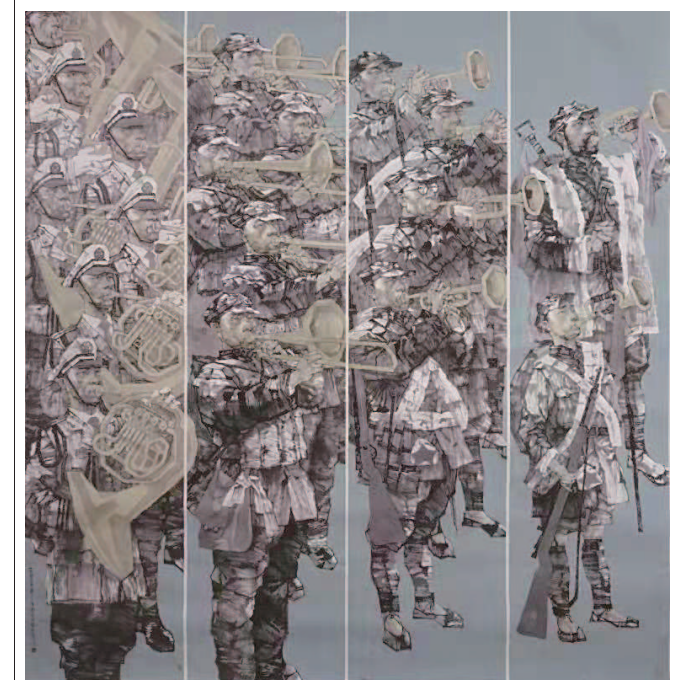
浩浩荡荡穿越甘肃宁夏内蒙地界,奔腾呼啸不息,让人观之激动不已。真是天苍苍野茫茫,从《牧马人》到《天下长河》,四十年来,祖国的名山大川天地宇宙,孕育了多少优秀文艺作品的诞生!

谢晋在文章里赞美甘肃的夜光杯:“祁连山的墨玉,雕琢成杯,举杯对光一照,黛色中有淡色的波纹,很像月光从乌云中透出的光彩。”其实夜光杯由墨玉为材料,它厚重浑成,但又隐约透光,寓希望于沉重,它不像玻璃杯那样透明轻巧,更像在弥天长夜里让人期盼着挣扎着追求着的一线光明。葡萄美酒夜光杯啊……

## 十日谈

燕归来四十载 责编:刘芳

明日请看配音演员童自荣写的《飞入寻常百姓家》。



前进、前进、进 (中国画) 丁筱芳

我的工作所在地——复兴中路301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,距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仅有百步之遥。午间休憩,时常到“红色地标”周边散散步,既能感悟静默的力量,亦能观赏繁华的生动,两者就是这么奇妙而和谐地相伴。

动笔写《惊涛拍岸:上海红色金融》一书之前,我曾去拜访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领导,听他们讲述百年党史,为首篇“党的早期活动经费的由来”补充了不少鲜活的细节。去时,他们正为协调铺展新馆扩建工程挠头皮,时间紧,任务重,案牍劳形,事无巨细,“忙得脚也要翘起来了”。草长莺飞,我的上海红色金融手稿差不多杀青之时,党的诞生地附近几栋崭新的石库门建筑渐渐卸走了脚手架,青红砖相间的新馆外墙已初见模样,欲张开臂膀,等待迎接五湖四海参观者的到来。

一人史料深似海。偶然间,觅得数册上海市金融业职工运动口述实录的史料,如获至宝。由此抽丝剥茧,触类旁通,查阅了大量陈年报章和历史珍档,盘桓于心头的线索越来越多:“中共一大”会议经费从何而来?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秘闻上海滩为哪般?陕甘宁边区理财高手为啥沪上“半日游”?洋商银行里的进步力量如何“滚雪球”?《银钱报》传递出怎样的抗争与呐喊?号称海上“保险界十三太保”都有谁?《生活》周刊首任主编

## 探寻光荣城市的金融履痕

黄沂海

竟是这位“平民银行家”?新四军办银行自有“钞”级外援?浙江兴业银行的红色“朋友圈”有些啥名头?博士银行家因何转道香港回归祖国?解放区的“外汇牌价”是哪能回事?外滩哪栋大楼最早挂出上海解放标语?“远东一金库”库房何以“爆仓”?证券大楼的战斗是怎么打赢的?银钱业“公私合营”的第一算盘几时拨响?……把问号拉直,变成感叹号!“拉直”的过程,也是我追寻红色足迹,叩问初心使命的真切写作体验。由“采矿”至“炼金”,回望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,感受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,传承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,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,经受烽火岁月的历练,顽强而茁壮成长起来。面对昔日上海滩风涌云诡、盘根错节的



以日记体写了读后感。他工作非常忙,还请著名文艺评论家孔罗荪先生冒着风雪来看望我,并为我写的第一部小说集《无花果》写了序。当时,我在河南工作,是郑州制笔厂的工人,“三班倒”,很累,工厂离家很远,每天起早摸黑,但我心里很高兴,毕竟我成了真正的工人了!不久也成为最早一批中国作协会员,后来我和蒋子龙、陈建功三人被称为“工人作家”。有趣的是,王安忆和我第一次在她家见面时,还叫我“阿姨!”没想到三年后,我和安忆、蒋子龙、贾大山、陈世旭……成为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同班同学。人生多么奇妙。大山是我在文讲习所的最好朋友之一,他是河北正定人,他的文章写得特别棒!人也很幽默,他的作品《取经》是他的代表作;可惜的是他去世太早了,我们都为他黯然泪下!习总书记还为他写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:《忆大山》!

从进讲习所起,安忆总是特别勤奋,每天看书写文章,发表了很多好作品……所以,只要在报刊上看到这些老朋友的文章,我都会仔细阅读。苏州河作为上海的“母亲河”,河的沿岸是上海最初形成、发展的中心,催生了早期的上海。苏州河在当时陆路运输远不及水路运输发达、便宜的情况下,一直是上海通往临近城乡的主航道,承担着大量的生活物资以及工业原料的运输,还有上海至杭州、嘉兴、湖州等地的客轮航班。这也造成并加剧了苏州河的污染。说了河,再说桥吧。前面说到,五十年前,我第一次到上海出差,那时我是在青岛一家工厂工作,来上海是要到浦东一家生产轮胎气门嘴的工厂考察学习。当时浦西到浦东没有桥,我们是乘轮渡去的浦东。下了船,眼前一片片农田,在一片长着油菜花的田地里找到这家工厂。下午再乘轮渡回到浦西,差不多用了一天时间。现在从浦西到浦东,已经有南浦、卢浦等多座大桥,过江比乘轮渡节省了8倍的时间。这次我从浦西的汉口路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在浦东的总部,开车走南浦大桥,过桥仅用了七八分钟。

五十年前,二十岁出头的我,第一次出差,第一次到上海,住在汉口路西头的一家饭店。巧得很,这次来上海住的又是汉口路,是靠东头的一家饭店。当年,从青岛坐客轮到上海,在公平路码头下船。早晨四五点钟,街上几乎没有人,也没有车,我们从码头出来,走着去汉口路。

在昏暗的灯光下,看着码头一边的高墙,另外一边的房屋、树木,这座城市对我是陌生的。脑海中出现的是电影里、书本上的“十里洋场”。当然,还有这座城市的历史,1925年由日本纱厂的工人罢工开始的“五卅运动”,即反帝爱国运动,就发生在上海和青岛。想着走着,到了汉口路。这时晨光已经洒满街道,从马路两旁的小吃摊上飘出豆浆、油条、小笼包的香味,也不时有“哗哗哗”刷马桶的声响。今天看来极不搭配,很不协调,可是,当时就是这样一番街景。

这次来到上海,乘从虹桥火车站驶往外滩,在路上,看到街道比以前更整洁,更干净了;车流、人流井然有序。不过,较之我脑海中以往的上海,视觉差最大的,应该是苏州河。自五十年前我第一次到上海一直到退休前,差不多每年都会来上海一两次,苏州河水,在我脑海中,一直是“黄泥汤子”。这次,我在车上不经意下车外瞥了一眼:“哟,苏州河怎么变清了,变绿了?”我感到惊讶,朋友说,是啊,河里都有鱼了。

苏州河作为上海的“母亲河”,河的沿岸是上海最初形成、发展的中心,催生了早期的上海。苏州河在当时陆路运输远不及水路运输发达、便宜的情况下,一直是上海通往临近城乡的主航道,承担着大量的生活物资以及工业原料的运输,还有上海至杭州、嘉兴、湖州等地的客轮航班。这也造成并加剧了苏州河的污染。说了河,再说桥吧。

前面说到,五十年前,我第一次到上海出差,那时我是在青岛一家工厂工作,来上海是要到浦东一家生产轮胎气门嘴的工厂考察学习。当时浦西到浦东没有桥,我们是乘轮渡去的浦东。下了船,眼前一片片农田,在一片长着油菜花的田地里找到这家工厂。下午再乘轮渡回到浦西,差不多用了一天时间。现在从浦西到浦东,已经有南浦、卢浦等多座大桥,过江比乘轮渡节省了8倍的时间。这次我从浦西的汉口路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在浦东的总部,开车走南浦大桥,过桥仅用了七八分钟。

离开前夜,我与上海的朋友在白玉兰广场内的一家餐厅小聚,上海的朋友与我这外地人同样为上海的变化感慨不已。说到苏州河,他们告诉我,上海在1995年提出,要把苏州河作为“上海环保重中之重”,之后开始全面治理苏州河,下了很大功夫,也花了很大本钱,才有了今天河水变清,河里有鱼,河岸变绿;以前河边两岸的住家是不敢开窗的,现在可以开窗赏景了。可能有人会说,五十年了,该有变化的嘛。我认为,话可不能这么说,“该”的事,可不是等着它就来了。习总书记说: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”千真万确,上海的巨大变化,是上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斗出来的。这么多的创新,这么大的变化,上海人民付出多少艰辛的努力奋斗才得来的,我为上海人民喝彩、点赞。

## 由汉口路想到上海之变

孙言竹